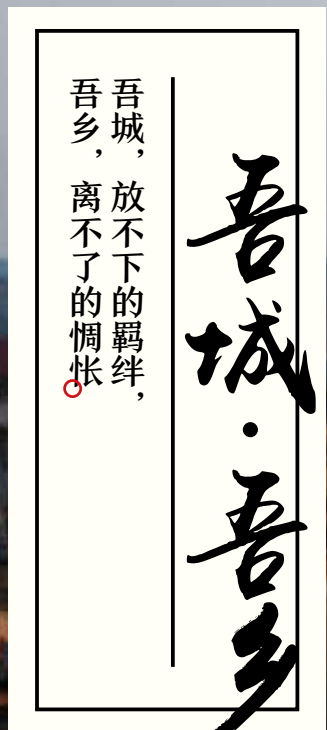




## 远乡

文\_雷毅欣（本刊特约记者）

图\_程璇卿（本刊特约记者）

我的故乡在广西柳州市融安县，是中国万千城镇中一个并不起眼的小县城。但或许是“羁鸟恋旧林，池鱼思故渊”的缘故，在外工作的我也时常盼望着回去看看。

怀着这份期盼，一年多前的春节，我回了一次故乡。在火车上，最让人记忆犹新的就是那些略带嘈杂的乡音。虽说同是桂柳话，但在柳州市的各县城，相隔十里，说话的腔调都会发生变化。于是，便可以在这一节开往柳州方向的列车中，轻而易举地区分出各个县城的人。虽说在语音上有些小的差别，但无论如何，这些声音总归是亲切的，好像只要一讲起家乡的方言，就会有说不完的故事、道不尽的人情。而记忆中故乡的模样仿佛也在这一声声的乡音中变得立体、生动起来。





火车上有售柳州的标志性美食——螺蛳粉。果然是“民以食为天”，地方美食或许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的名片。北方人喜食面，南方人爱吃粉，米粉在广西的品种就有许多，比如南宁的老友粉、桂林的桂林米粉、全州的红油米粉，等等。说起这些，总能让广西人如数家珍般滔滔不绝，果然是胃知乡愁。在我们小小的融安县城，也有一样颇具地方特色的米粉，名叫滤粉。在过去，每逢融安县的圩日，人们会争相到几家有名的滤粉店，品尝这种独特的米粉。这种米粉形状似榨粉，但比榨粉粗大些。顾名思义，它是用木料挖空制作的一种特殊器具滤制成，再配以豆角、小洲头菜、油炸花生，拌上特质卤水搅拌，米粉韧性十足，卤水的香味伴随着米的清香，油而不腻，回味无穷。

融安县以融江为界，分为河西和河东两部分。在故乡的几天时间里，我特地去了小时候生活的河西老街。从清末到改革开放初期，河西的大码头、和平街、骑楼街、解放街都是整个县城最为繁华的地方，商贾云集，赶圩的时候人群摩肩接踵。当时的新鲜玩意儿，比如电影院、台球室、冰花店、照相馆都聚集在河西的这几条街上。至今还有些印象，在我很小的时候，父母带着我看电影，电影散场，人群从影院一涌而出，奔向宵夜摊、夜市、歌舞厅，20世纪独有的那种怀旧的霓虹灯闪烁。只有家庭优越的孩子才能坐在冰花店里喝上一杯冰花，我还记得那些冰花的样子，在一个大玻璃杯里装满了刨冰，最好吃的是绿豆味，上

面撒上几颗绿油油的聪明豆，我坐在店里张开小嘴使劲地吸啊吸。一切就像一部怀旧的电影一样在脑子里浮现，然而“三十年河西，三十年河东”，如今的河西早已变成了老城区，路上的行人稀稀拉拉，骑楼街的骑楼破败得不成样子，有的早已荒芜，有的则被翻新重建成楼房，就连电影院也很应景地早早倒闭了，更别提商铺了。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新开发的河东区那些气派的融安广场、汽车新站和充满现代气息的地王商圈。之前依靠水路发展起来的河西码头，就像一位在夕阳下静静地晒着太阳的老人，车水马龙已被静谧的夕阳所替代。

过去的日子已如云烟，唯有那一碗热腾腾的滤粉依旧是记忆中的味道。河西老街里，老一辈的人许多已经故去，曾经是小孩的我们也已经长大，剩下一些父母辈的中年人，日子过得好一些的也到河东住起了商品房。曾经的喧嚣就这样消失了。

我在故乡呆了数日后便赶回市里上班，临走的那天，我忽然觉得故乡离我很远，或者说二十多年前的故乡已经离我很远了。我发现我并没有如想象中那样想念它。或许，期盼历来比期盼的对象更重要，就像思乡比家乡重要一样。